

《纽约时报》年度图书

不止信仰

〔英〕V.S.奈保尔 著

朱邦贤 译

BEYOND BELIEF

ISLAMIC
EXCURSIONS
AMONG
THE
CONVERTED
PEOPLES

南海出版公司

目录

不止信仰

译者

[英] V.S.奈保尔 著

第一卷

朱邦贤 译

第一章

第二章

第三章

联合版权保留及文庫出版

www.abingdon.com

品 出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止信仰 / [英] 奈保尔著; 朱邦贤译. — 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16.6
ISBN 978-7-5442-8311-3

I. ①不… II. ①奈…②朱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
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9740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1-037

BEYOND BELIEF: 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the Converted Peoples
Copyright © 1998, V. S. Naipaul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不止信仰

[英] V. S. 奈保尔 著
朱邦贤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特邀编辑 柳艳娇 黄莉辉
装帧设计 伦洋工作室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5.75
字 数 378 千
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8311-3
定 价 59.5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目 录

前言 /1

第一部 印度尼西亚：N-250 型飞机展翅高飞

第一章 当前的重要人物 /7

第二章 历史 /28

第三章 皈依者 /44

第四章 圣地 /61

第五章 村落 /79

第六章 熔岩下 /91

第七章 噢，妈妈！噢，爸爸！ /114

第八章 鬼怪 /130

第二部 伊朗：阿里的公道

第一章 受迫害者基金会 /159

第二章 贾弗里周游各国 /171

目录

第三章 大战 /186

第四章 盐地 /197

第五章 监狱 /214

第六章 烈士 /226

第七章 库姆：惩罚者 /239

第八章 癌症 /266

第九章 两个部族 /280

第三部 巴基斯坦：从地图上掉落

第一章 犯罪集团 /295

第二章 政体 /304

第三章 拉纳在他的村子里 /319

第四章 游击队 /330

第五章 忏悔者 /348

新加坡文星阁有限公司

www.ertongbook.com

第六章 失去 /364

第七章 来自北方 /376

第八章 阿里的足迹 /392

第九章 战争 /408

第四部 马来西亚：举起椰子壳

第一章 旧衣服 /433

第二章 新楷模 /447

第三章 法师的儿子 /458

第四章 另一个世界 /472

前言

这是一本关于人的书，不是一本关于见解的书。这是一本由许多故事结集而成的书，它们是我一九九五年在四个非阿拉伯国家——印度尼西亚、伊朗、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——旅行了五个月搜集来的。所以，本书有其背景和主题。

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宗教。凡是非阿拉伯裔的伊斯兰教教徒都是皈依者。伊斯兰教不仅关乎良知和个人信仰，更有着神圣威严的要求。皈依者的世界观需要改变，他的神圣的土地在阿拉伯，庄严的语言是阿拉伯语；他需要摒弃原有的历史观。不论喜不喜欢，他都已成为阿拉伯故事的一部分。皈依者必须放下自己的一切。社会纷纷扰扰，就算再过一千年，问题依然无法解决，他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下。人对于自己和他人会产生万千想象，在已皈依国家的伊斯兰教生活中，有一种恐惧和虚无的因子，这可以很容易令国家陷入沸腾状态。

我十七年前出版过一本书，叫《信徒的国度》，谈的同样是在这四个国家的旅行见闻，这本书可说是它的续集。一九七九年，我开始这

段旅程时，对伊斯兰教几乎一无所知——这是展开一段冒险之旅前的最佳状态。第一本书探讨的是信仰的细节，以及看似会引爆革命的因素。皈依的主题从未改变，但是在第二段旅程中，我将它看得更清楚。

《不止信仰》补充了第一本书的内容，让故事得以继续发展，并以一种全新的角度。它不太像一本游记，作者很少在场，很少发问。他躲在幕后，凭直觉行事，发现一些人，挖掘一些故事。这些故事一个接一个地展开，有它们自己的形式，定义每个国家和推动它的力量。本书的四部分共同构成一个整体。

我开始写作时，写的是小说，是名主讲人，当时我认为最高尚的事莫过于此。将近四十年前，有人要求我到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几处殖民地旅行，写一本书，我欣然就道搭乘小飞机，溯南美洲河流而上，前往那些奇异的地方。但当时我不太确定如何写书，如何将自己所做的事理出个头绪。多年之后我才发现，对一名作家而言，旅行途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接触的人。

所以，在我这些关于旅行和文化探索的书中，身为旅人作者的身份日渐淡薄，而那些国家的人们逐渐走到舞台前面。我再度恢复最初的身份：一名主讲人。在十九世纪，作者用杜撰的故事来做其他的文学——比如诗歌、散文等——做不到的事情：提供改变中的社会的新闻，描述人的心理状态。我发现有件事很奇怪，一开始不符合我本性的旅行方式，最后居然带我回归本性，去寻找故事。如果歪曲或编造故事，那么书的重点也不会被发现。这些故事足够复杂，这些复杂也是本书的重点：读者不应该寻找“结论”。

或许有人会问，本书任一章节中的人和事，是否建立或暗示了另一类国家。我想不是——火车有很多节车厢，也分不同级别，但经过的是相同的风景。人们面对的政治、宗教问题和文化压力，都是相同的。

作者只须保持一颗澄净的心，细细聆听人们告诉他的一切，一直问下去。

思考皈依的主题，还有另一种方法。这可视为从古老的信仰、大地上的宗教、统治者的教派和地方神灵，再到天启宗教——主要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——的过程。这些宗教有自身广博的哲学、人道和社会的关怀。印度教教徒认为，印度教不会强人所难，更为“重视精神层次”，这一点都没错。但甘地的社会观念源于基督教。

从古典世界跨越到基督教世界的过程已成为历史。读书，想象进入这个过程所引发的漫长纷争和痛苦并非易事。但是在本书描述的部分文化中，跨越到伊斯兰教——有时是基督教——的过程仍在进行。这是背景中的戏外戏，就如同文化“大爆炸”，持续折磨着旧世界。

印度尼西亚：N-250 型飞机展翅高飞

该机下是万隆技术学院电气工程系讲师。他是印度尼西亚航空界，所以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他被聘去担任教员，从事教学工作。这在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是极其罕见的。同时他还兼做：他还兼任万隆字士河万隆技术学院校长的菲尔森的职务。

由于当时情况不断变化，一九七九年的最后一天，我去万隆看望他，整个下午，我在车沿着柏油路蜿蜒的田间小路，从雅加达得中真真万隆的基点出发。那里，他是一名在天上奔波的人。他曾经是政府官员，当了十多个礼拜。后来他本人，他在万隆技术学院任教都有一颗小心机的教学员面前，但学校已不再给发校报费，更不用说其他什么了，他一个普通初中的数学老师——实际上是做初中学生团体，上街给发“工资”的。他在那四十八岁的他已退休了。

他在那本他刚写的那本书时，他写得很成功。这次我来到印度尼西亚，研究所是在万隆和雅加达，他写已过了十多个年头，他写成了已经出版了，他正在写着一个印尼当教海只电话有日，真一

第一章 当前的重要人物

伊玛杜丁是万隆技术学院电机工程系讲师，也是伊斯兰教宣教者。所以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他称得上相当另类：从事科学工作，这在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可算凤毛麟角，同时笃信宗教。他还可以吸引学生涌到万隆技术学院校园的萨尔曼清真寺。

他让当局惴惴不安。一九七九年的最后一天，我去万隆看望他。整个下午，我开车沿着烟雾弥漫的拥挤道路，从雅加达海岸直奔万隆的凉爽高原。我想，他是个一直在路上奔波的人。他曾经是政治犯，坐了十四个月牢，刚出狱不久。他在万隆技术学院仍然拥有一间小小的教职员宿舍，但学院已不准他到校授课。尽管他仍然肆无忌惮，为一小群初中的莘莘学子——实际上是假日学生团体，上伊斯兰教“心智训练”课，但当时四十八岁的他已准备出国。

他原准备在国外待很长一段时间，岂料随后时来运转。这次我重返印度尼西亚，距离上次在万隆和他见面，倏忽已过十四个年头。伊玛杜丁已经名利双收。他正在主持一个伊斯兰教周日电视节目，有一

辆奔驰车和一名司机，在雅加达一个还算不错的地段拥有一栋还算不错的房子，他也谈到将来准备搬往更好的地段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一面推崇科学，一面高举宗教的他曾让当局恐惧，如今，这却让他大受欢迎，简直成了印度尼西亚新时代人物的楷模。他正青云直上，几乎直达天庭。

伊玛杜丁和研究科技部部长哈比比非常亲近；而在政府中，哈比比又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亲近苏哈托总统。苏哈托已治理印度尼西亚长达三十年，大家都称他为“印度尼西亚国父”。

哈比比从事航空工作，崇拜他的人都说他足智多谋，是个奇才。印度尼西亚是在他的指挥下设计，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制造飞机的。这种构想背后的目的不单是制造飞机，它还能为数千人提供多元化的高科技训练，从而为印度尼西亚带来工业革命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说法，十九年来，大约有十五亿美元被投入哈比比的航天团队。在和一家西班牙公司的合作下，印度尼西亚制造了一种 CN-235 型飞机。从商业角度看，它不算成功。但如今令人振奋的是，一架载客五十人的 N-250 型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即将正式启用，它完全是由哈比比的团队设计的。

飞机的首次航行恰逢印度尼西亚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日（八月十七日）期间。几周前，雅加达和其他城镇的大街小巷就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灯饰、标语和旗帜。这普天同庆带来的喜悦，犹如国家赐给百姓的礼物。好像教师为新生上课一样，《雅加达邮报》带领读者一步步地了解 N-250 型飞机的试飞经过：低速的地面滑行，检查地面机动动作；然后以中速滑行，检查机翼、机尾和停机刹车系统；最后调整为高速，确保飞机可以紧贴地面飞行五六分钟。

在首次航行的四天前，一部发电机的机轴在中速滑行中出了故障，

随后被更换。航行当天,N-250型飞机在一万英尺的高空飞了一个小时。《雅加达邮报》头版刊登的照片显示,苏哈托总统一一直在鼓掌,哈比比则和微笑的苏哈托夫人相拥庆祝。当局随后宣布,政府将耗资二十亿美元,在二〇〇四年三月制成一架中程喷射式飞机,N-2130。由于这一计划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,所以哈比比三十二岁的儿子伊尔哈姆也将过来主持工作,他曾在波音公司学习。

三周之后,也就是独立五十周年欢庆活动的高潮。法国出品的焰火被点燃,哈比比在喜悦的气氛中建议,应把八月十日,即N-250型飞机首次航行的当天,定为“国家科技觉醒日”。他是在第二十届“伊斯兰教团结大会”中提出这一建议的,因为他是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,一向不遗余力地捍卫伊斯兰教。他也是新组织“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”的主席。当他在“伊斯兰教团结大会”中表示,“精通科技之余,还得加强对真主安拉的信仰”时,大家都认为他是兼具宗教和世俗权威的身份在发言的。

如果无法确定如何利用进口零件设计和制造飞机,进而取得科技上的大突破,那么,如何通过N-250型飞机的成功荣耀伊斯兰教,令无数人服务于一个人的特殊天分与兴趣,也无法断言。

但这正是科学家兼信徒的伊玛杜丁与哈比比的一致之处,两人的信仰有所交集,伊玛杜丁靠这位新庇护人的提拔,得到了总统的偏爱。

流亡归国一段时日的伊玛杜丁已经成为“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”的主要推手之一,如今,他以特殊方式服务于哈比比。哈比比,或他主持的部会已经将许多学生送到国外。经常到国外各大学去探视这些学生,提醒他们坚定信仰,不要忘记该效忠的对象,就成了科学家和宣教者伊玛杜丁的重大责任。一九七九年,当伊玛杜丁还在风尘仆仆地奔走各地之际,政府仍未认可他在万隆技术学院开设的“心智训练”

课程，一直对无法掌控的平民主义运动的萌芽忧心忡忡。如今，反常的逆转出现了，伊玛杜丁的“心智训练”课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，居然受到政府重用，以便赢得哈比比创造的新知识界和科技界的支持。

因为后来重获自由和安全，加上接近权力的核心（在伊玛杜丁看来，这点恰恰证明了自己一向信仰虔诚，善有善报），伊玛杜丁才告诉我，在以前政府迫害百姓的时期，某天夜晚，他被警察从自己在万隆技术学院的家带走，关了十四个月。

如今他变得平易近人，但以前的他总是挑衅别人，结果给自己惹上许多麻烦。他曾发表言论反对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哈托总统建造家族陵墓的计划，因为陵墓的某一部分要使用黄金，伊玛杜丁如今谈起此事的大意是，使用黄金而非其他材料建造陵墓，有违伊斯兰的简朴习俗。

所以伊玛杜丁预料自己会有麻烦，果然，麻烦来了。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，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，有人按了他家的门铃。伊玛杜丁走出去看到三个便衣警察，其中一人还带着枪。当时有许多人被捕。

有一人表示：“我们来自雅加达。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去雅加达，搜集一些情报。”

“什么情报？”

“无可奉告。你得立即跟我们走。”

伊玛杜丁说：“等我几分钟。”

他祈祷了一会儿，梳洗完毕。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一个小袋子，坐牢时用得到。她没有忘记给他拿《古兰经》。

突然，伊玛杜丁觉得自己不想和这些人走。他认为，身为伊斯兰教教徒，他不能信赖这些人。他相信，印度尼西亚的警察受天主教教徒的控制。他打电话给万隆技术学院院长，院长说：“让我和他们谈谈。”

谈过之后，三人仍坚称，伊玛杜丁非和他们一起走不可。院长赶紧前往伊玛杜丁家，但等他赶到时，伊玛杜丁早已被带上出租车离开了。

三个警察带伊玛杜丁离开时，大约是午夜十二点三十分，距离他们按门铃约四十五分钟。伊玛杜丁坐在出租车后排，左右各坐一个警察，另一个坐在前排。凌晨四点三十分，这一行人终于抵达雅加达中央情报局。因为心怀信仰，泰然自若，伊玛杜丁居然在路上也睡了一会儿。当他们抵达情报局时，已经是黎明的礼拜时间。对方让伊玛杜丁礼拜，然后叫他在一个类似等候室的房间等，还给他早餐吃。

早上八点，伊玛杜丁被带到一间办公室，开始接受一名穿制服的中校的审问。没有恐吓、虐待或使用暴力的事件发生。因为万隆技术学院的讲师是高级官员，会被谨慎对待。

中校审问完毕，又来了一个穿便服的男人，他自报姓名，伊玛杜丁认出他是检察官。

他问伊玛杜丁：“你是伊斯兰教教徒？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所以你就认为这个国家是伊斯兰教国家，是不是？”

他受过教育，是位律师，或许比伊玛杜丁年轻五岁。

伊玛杜丁说：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从未研究过法律。我是工程师，你是律师。”

检察官说：“政府花了许多钱为伊斯兰教教徒盖清真寺，也做了许多其他事情，甚至盖了国家清真寺，但还是有伊斯兰教教徒希望将这个国家变成伊斯兰教国家。你是其中一员吗？”

“告诉我你对这个国家有何看法？”

“这是个世俗国家，不是宗教国家。”

伊玛杜丁说：“你错了，错得离谱。”